

# 中国乡土小说

主编 郑电波

名作  
大系

顾问  
张 炜  
贾平凹  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） 第一卷 下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下

# 中国乡土小说

大名作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  
张 炜  
贾平凹  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  
短篇小说系列  
(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) 第一卷 下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下

## 编委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董广安 魏世祥 胡家模

李秋海 罗新华 原 非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一卷. 下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  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3. 3  
ISBN 978 - 7 - 5542 - 0218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869 号

---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9 插页: 4

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542 - 0218 - 0 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三十年来,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,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,如此的斑驳陆离、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,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,欣悦和忧郁,惊愕与绝望,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,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 and 生动描摹。

张 炜

## 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在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中,乡土文学堪称为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

农民在我们的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,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却不低。农民在新时期的特殊地位,“五四”以来是如此,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如此,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。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乡土小说天然的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变异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有些小说看似与“乡土”并无直接干系,稍作分析就会发现,它们与“乡土”其实都有内在的无法分割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就如同枝叶与根的联系一样。它们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厚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,给大家记忆中留下较深印象的,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伟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天狗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鏊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史铁生的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怀有人生悲剧感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任何时代。人

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在乡土小说写作这一脉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。作家就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、动态的、错综复杂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、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、张伟的《融入野地》、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、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、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、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、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,先有张伟的《古船》现出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余华的《活着》的连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80年代贾平凹的《浮躁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浩然的《苍生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20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的观念已出现,在表现手法上,有现实主义的、现代主义的,及后现代主义的,可谓多姿多彩。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、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、铁凝的《笨花》、张伟的《你在高原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莫言的《蛙》,等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上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文学的爱好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2年11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麦 客         | 邵振国(1)   |
| 支书下台唱大戏     | 邹志安(24)  |
| 狗日的粮食       | 刘 恒(41)  |
| 洞 天         | 李贯通(51)  |
| 满 票         | 乔典运(70)  |
| 西藏,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| 扎西达娃(83) |
| 喊 会         | 柏 原(98)  |
| 年关六赋        | 阿 成(108) |
| 塔 铺         | 刘震云(121) |

# 麦 客

邵振国

天还没亮，只是东边有些发白了。

这里是陕西千阳县城唯一的一条街，赶集卖当全在这达。

街，渐渐显出了轮廓，那是啥，像是过去富户人家门前的石狮子、石碾，黑乎乎的一堆？走近些看，一个个蜷腿躬腰，东倒西卧。

他们是做啥的？“跟场”的。噢，庄浪的“麦客子”嘛！

庄浪是甘肃的一个县，关山脚下，方圆几百里。别看庄浪地大，可人稠，天爷又年年不作脸。十有九旱，一亩打上二百就算是破天荒了。包产后，听说有不少地方打五六百的，可也有部分山地没水少肥，说是有水也不敢浇，庄浪的土地怪着哩，一浇就结板，把苗活活地给箍死。唉，就是这么个势，一人一亩多地，种上算得了，闲下时间跟场走！

每年古历四月，庄浪人便成群结队来陕西割麦，一步跨到顶头，一站站往回走。宝鸡割罢，凤祥的麦刚黄；千阳的麦倒了，陇县的又跟上了。到了古历五月，便离家门不远了，回去割自家的麦还能跟上。

麦客跟场，可说是庄浪人的“祖传”。爹这相，娃也这相，习惯了，咋也改不下。一年不出来，总觉得有件啥事没做，全年不得坦然。出来闲心不操，一天三顿饭“掌柜的”管，要馍有馍，要汤有汤。可话说回来，那三顿饭不是个好吃的！太阳晒得肩脾子上戳下一层皮，晚上在哪个草窝窝、树阴阴、牛棚马圈里一睡，乏得像死驴一样不知道动弹；晒倒没啥，单怕天爷变脸，刚跌个雨星星，就像石头砸在了心上：“害死喽，害死喽！麦割不成喽！”不割麦，掌柜的把饭一停，只得打开干粮袋子吃炒面，或吃平时攒下的干馍馍。这些都没啥，最怕跟不上场。这两年麦客子多，掌柜的少，来一个雇主，蜂一样地围住，步子稍迟就跟不上了。再说人多不值价，早先一亩三五元挣哩，现时，掌柜的胸脯一挺：“一亩一元二，谁去哩！”麦客照样跟上走。过一半天，一亩几角，或是光管饭，看看再没雇主，眼见这达的麦快倒完了，“走，日他妈，肚子吃饱就行！”……

说时，天已大亮了，赶集、卖当的都来了，这条街渐渐红火起来。那些麦客早已坐起身，一边搔着昨夜蚊子咬下的腿，一边瞅着推车挑担南来北往的人们，看其中有没有“掌柜的”。

迎面，一个壮实的小伙大步流星地走过来。

“爸！你不会灵透些，只是个坐下等，等到啥时辰去！刚刚，汽车站那达，水川的一个队长来着，一下要走了四五十个……”

小伙身材匀称，满脸秀气，大眼珠灵透地闪着。白褂子上印满汗碱，黑裤子打着补丁，一双麻鞋磨掉了后跟，可他却浑身精神。

吴河东望了望气喘吁吁的儿子，仍旧坐在水泥台阶上吃炒面，待把那口干炒面咽下，这才一边刮着碗底一边说：

“甬急，甬急，这达我夜个就观点了，麦厚得很，广得很，一时它割不完。”

说着又把目光移向街上的行人。

儿子叫吴顺昌，对爹妈可说是“顺”哩。这会，尽管他心里急得火烧火燎，但还是一屁股坐在了石台阶上。

“吃些不？给，炒面、干馍馍，去，那面饭馆子里要碗面汤拌上、泡上吃！”

“我不吃！”

顺昌娃把头一甩，两只秀气的大眼竟直呆呆地发愣。记得前几年，一次跟老子去西安割麦，老子一看那八百里秦川黄黄的一片，麦厚得风都吹不动弹，两眼笑得弯成了镰刀。见掌柜的吝啬，不肯多给，他“哼”的一声躺在地上：“哎，路上走乏了，咱‘歇马三天’！”心说，看你不拿大价来抬我！结果第二天睁眼一看，那望不到边的麦全都割倒了，顺昌急得泪珠子直跌：“现在好了，好了吧！”可吴河东望了望那满世界的麦捆子，又说：“哼，光这麦捆子往场里掮，也够他狗日的掮几天！甬急，咱再‘歇马三天’！”可是刚过头晌，再一看，那八百里地连一个麦捆子都没了。“好我的爸哩！‘麦熟一晌’都不懂，你还算是个老庄农！龙口里夺食哩，谁家等你！头晌看着麦还发绿呢，后晌那麦芒就都北起了，麦粒子直落……”

“对了！对了！我啥不懂，要你说！……”

吴河东真就不怕误场？咋不怕，你看他那老长的头发，多久没刮了，麦土落了寸把厚。别人几把凉水往头顶一撩，抽下镰刀子噌噌几下刮个净光，又凉快，又舒坦。可他，听老人有个说法：头发长了不能刮，一刮就“断了”，搭不上场了。吴河东知道这是句迷信话，闲扯淡，可是你让他刮头他却说啥也不刮。

此时，他那两只浑浊的眼睛里深埋着忧虑，直盯盯地瞅着街上的行人；炒面末子狼藉在布满黑胡茬儿的下巴上，瘦凸的喉咙骨一上一下，不禁自语道：

“唉，早先还有个‘当场的’，如今各顾各喽！……”

当场的，早先也叫“霸场”。一个身强力壮，自以为有些“武艺”的汉子，从麦客子群里哧地站起来，胸脯一拍：“这个场我当了！五个元一亩，没五个元谁也别

想雇，谁也不准跟！”谁要雇、要跟，就是一场好打。掌柜的被唬住了，只得抬高雇价。

当年，吴河东就当过“当场的”，胸脯一拍天价响。可有一次，当他双臂一挥，举起石碾子的时候，并没把对方吓倒，几个赎买来的恶汉忽地拥上来把他压倒在地，打得再也没爬起。到现在，左腿还有些跛。吴河东牙一咬说：“哼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咱走着看！等到你到老子的门上当麦客的时候再看，球！”……

“三十年”过去了，吴河东还是个麦客子，这些赶集卖当的、过路的、来寻短工的，都像是比他高着一头，那眼势一瞥一瞥的，不屑一顾地从他面前走过……

是的，谁把麦客子放在眼里哩？提起来都说：那些，十人有九个贼，见啥偷啥。饭馆里吃饭，把碗偷走，一双竹筷子也不放过；搭车哩，一眼看见了煞车绳，解下来跳车就跑……所以，每年一到过麦客的时候，家家提防，门户紧闭，生怕自家丢床被子少只鸡的。

可是你要想偷他一只“鸡”，给他割的地少算一亩，那可是打错了算盘。他的腿就是尺，二百四十步是一亩，二十四步是一分，一分也少不下。说是吴河东年轻的时候，扛活回来看见一只老鹰把他家的一只老母鸡抓走了，气得咬牙跺脚恨自己飞不上天。事过几天还一个疙瘩堵在心上。后来他想了个法，跑到山坡上，脱了个净光，把猪血往肚皮上一洒，猪下水往胸口上一摆，躺在地上闭住眼装死，单等那刁鹰盘旋下来吃“死人”肉。果然刁鹰落下了，翅膀遮天蔽日，光那鹰钩嘴就能把活人吓死，可吴河东躺得坦坦的，一动不动。等那鹰跳上他的胸脯，正要啄他的眼的时候，突然，他大眼一睁，双手一合，一把抓住了那刁鹰的脖颈。站起来把那猪下水一抖搂，笑着回了庄。满庄子人都跑来看，吴河东一边把鹰往死里打，一边说：“我让你这贼知道哩！我都是偷人的人，你还偷我的鸡，我让你偷！我让你偷……”到了把个“大鹏”打咽了气，剥下皮拿到收购站上一卖，又换回一只肥嫩嫩的鸡来……

顺昌知道老子的脾气犟，看着雇主越来越少了，却也不敢吱声，一旁讨了碗面汤，默默地拌起炒面来。

正吃着，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停在了街口上。车上站起个人，扯嗓一声：

“南川里谁去？麦不算厚，一亩两元二，去的上车！”

“顺昌，赶紧拾掇！”

吴河东大喝一声，噔地腾起身，一根棍挑起那干粮袋子、破棉袄，连着那嘀里嘟噜的镰把子、烂草帽，三步两步已蹦到了车上。

“昌娃子，快！快——！”

待顺昌奔到跟前时，那掌柜的已数完车上的人头，大手一挥说：

“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听见了没！”

他一边厉声喊着，一边用力掰着顺昌扒在车帮上的手。

顺昌仰起那张秀气的脸，央求着说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这样称呼着对方。“你把我要下吵，我跟我爸一道……”

“不行，人够了，多去了也白跑路！”

“爸爸，要下吧，爸爸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只听一个轻盈、脆亮的女声喊道：

“临游，谁去？山地，到那达看了地再估价！”

麦客们蓦地回头，只见说话的是个年轻媳妇家，看上去二十四五，眉清目秀；中式小褂裹身，青麻布裤可腿，一双带袷儿、绣花儿黑布鞋紧脚，浑身上下干净利落。麦客们呼啦一下又涌向这边，可她却赶忙张口：

“我只要一个！”

说时，她那对儿深汪汪的眼睛跳过众人，直望着站在拖拉机旁的顺昌。

突然，拖拉机突然地启动了，顺昌禁不住回头喊了声：

“爸——”

## 二

临游这个地方，满山树木绿绿的，山泉汨汨地流。虽说亩产不高，可人少地多，风调雨顺，常有吃不完的粮食。但是，让谁到这达来安家，保准谁都摇头。因为这达水土更怪，十家有九户人“拐”着哩，患一种大骨节病，瘸腿、大头、矮身子。这种病又多患于男人，所以家庭劳动多数得靠女人。外地人说笑话呢，唉，那男人自家上不了炕，得让女人抱上去。爸爸见儿子不乖，恶狠狠地骂着：“你再捣蛋，甬看我把你没治，哼，等你妈回来把我抱上炕，看把你治不死！”也有个“身强力壮”的，敢拍着腔子说：“嘿，我这两条腿，甬看短，那天从这达到那达二十里路，没够我三天走！”

临游就是这么个地方，因而更短不了麦客子常去。聊起天，麦客们夸口说，临游那地面，不是咱麦客子去，粮食就全都撇掉了！

太阳金灿灿的，照着绿葱葱的山。

顺昌跟着那媳妇家的脚步，踏着山间的小路。谁也不多说话。绣花鞋，像两只黑蝴蝶扑扑地擦着地面飞；麻鞋露着脚后跟，像两片子连枷板，噔噔地砸得地面响……

“跟上！”

半天，媳妇家这样喊一声。

“噢。”

顺昌总这样应一声，最多说一句：“跟上着哩！”意思是你头里走。

他把那根棍挑着的行装换了换肩，脸扭向坡下的一块块山地。那麦是薄，成

色也就是个二百来斤，一天割上三亩没问题，这一亩的价……最少一个元给哩吧？哎，七八角也行哩，三七两元一，三八两元四……川地一天最多能割个一亩一二，算下来也差不多……

顺昌正琢磨着，仰脸往前一看，那媳妇家索性停住脚，扭过身直望着他。

“你是哑巴吗？两人走路呢，咋一声不喘？”

“噢？噢……”

顺昌那张秀气的脸一愣，嘴巴尴尬地往腮边咧了咧。

“掌柜的，你家包了多少地？”

只等他跟上来，她才齐着他的肩往前走，那双“黑蝴蝶”也不那么连紧了。小脸儿白里透红，转向他：

“够你割的！我家三口，一人包十亩，你算多少？”

“三十亩？那怕我一个人割不倒，麦就黄过头了！”

“还有我哩！”

说着她将摇曳在脸颊上的那缕青发往耳后一捋，深汪汪的眼睛斜瞅着他：

“咋？怕是不像个割麦的？”

顺昌对着那双眼不敢多看，眼皮一低，却又落在被胸乳顶起的中式小褂上。

“掌柜哥哩？”

“他？还能割起个麦？……你没来过临游？”

“头一遭。”

说着来到庄上。这庄两面是山，中间是滩，大石头怪峥峥地乱撇着，一股浅浅的水曲曲弯弯绕着滩石，野雀儿在上面跳来跳去。

“瞧，那是我家的地。”她站在山坡上指着前面说，“那里，绿葱葱的那一块，就是我家。”

“噢，噢。”

吱呀一声，院门推开了。年轻媳妇啪啪地跺了两脚，把绣花鞋上的土抖落，先走了进去。

“进来，进来呀，站在门外面做啥？”

顺昌想是自己应该在院外待着，听到叫，踌躇了半会，这才学着主人也把那双麻鞋使劲跺了跺，没想后跟没底儿，脚板跺了个生疼。

走进院来，只见这院整饬得利利落落，地扫得净净的，胡麻芥子摊晒在一边，一个老奶奶坐在当中用棍拨拉着。

“妈，晌午了，你不歇着？”

“哦，我娃回来了，那是……”

老奶奶手搭凉棚，虚眯着眼望来。媳妇家忙说：

“是给咱割麦的。”

“哦，饭做好了，在厨房里呢，快吃，吃罢就赶紧割，我看麦都黄得劲大了。”

顺昌把行装放在院墙根里，解开布包，拿出两把镰刀子和一块磨石，要了碗水蹲在一旁噌噌地磨起刀子来。

老人听着那“噌、噌——”的磨镰声，又眯起眼：小伙肩膀头圆圆的，一动弹那肌肉一鼓一鼓的，胸膛子挺着，两条长腿叉着，脚跟有劲地蹬着地石，看那相就是个做活的！娃长得也心疼，脸圆圆个，鼻梁鼓鼓个，眼亮亮个……要是我的“白货什”生成这相该多好！

“老奶奶。”

顺昌亲亲地叫了老人一声。一边在大拇指上试着镰刃，一边说：

“麦黄得劲大些不怕，我割得快，我给你抢着割！”

老人连连眨巴着眼。

“哦，哦，我的好娃，这心疼哩！水香——，快端饭来！”

扭头一看，只见水香早就端着饭站在一旁，不知想些啥……

拖拉机突突地一到南川，等候已久的各家主事的便吵嚷开来：“我定了三个”“我要两个”“我要个小伙”……加上大队广播喇叭里“大花脸”正唱着的一板“乱弹”，真是苞谷散饭掺黄米，“搅”作一“团”。

陕西人爱吃“搅团”，张根发却另有胃口。他不慌不忙地蹲在一旁，两臂交叉，右手在左边捏着根烟抽着，左手腕戴着块新崭崭的表，在右边闪着……麦割得咋相，不图快可图个干净；“围腰”打得咋相，不在花而在个牢实，年轻娃子打的那捆，一提散脱了。娃子饭量大，大汉吃得终归不那么凶，好价，一顿七八碗……

他眯缝着眼瞅着吴河东，掏出一包“红牡丹”，锡纸沙沙地响。

“老哥，接住——”

一根牡丹烟落在吴河东脚下。

“还有你，你，你们四位跟我走！”

一个背锅（罗锅）老汉，一个圈脸胡，还有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一起来到地头。一眼望去，张根发的麦齐茬茬的一片，厚实得不进镰，穗粗芒壮，上面能铺张席让人睡觉！

吴河东把行装往地头一撂，一边给镰把镶刀子一边瞅着那麦说：

“掌柜的，这一亩怕过五百喽！……”

“唉——那没有！”张根发摇着头，又续了根牡丹烟。“你甭看‘齐’，其实薄着哩，一天割个一亩半亩没问题！快收拾，收拾好就下镰！……噢，饿不？早饭的时辰过了，若不饿就等着吃‘晌午’！”

“嗯。”背锅老抓着顶烂草帽拍着肚子，“吃两嘴能行，不吃也能行，还，还觉不出饿得像是……咋相？”他说着转向同伴，眉骨尴尬地耸着。

“……”吴河东那浑浊的老眼眨巴了两下，又移向麦田，瘸腿一抬，三步两步



跨上前去，“嚓、嚓——”割了起来。

这时，张家女人端着筐箩走来。望着麦客们的背影刚要招呼，见丈夫向她直摇手：

“娃他妈，走，取我的镰去，快啦！”

她不过意地半天扭不回身去。

.....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只听镰响，不见挪步：几镰就是一捆，几捆就得换镰，时近晌午了，没割下几分地。吴河东那褪了色的麻黑褂子，像块蒸笼里的布，热气一股股地往上冒。觉得那条伤腿有些酸痛，想坐下来歇缓一会儿，眼前却立时望见了顺昌妈那张脸。他妈在屋做啥着哩，还在劈那毛竹？竹皮子一茎茎地劈开，剥得一般薄厚、一般长短；水里泡柔，编成席、编成筛……她愁倒了，苦倒了，可昌娃的婚事还是没着落，就因为付不起彩礼，说下的媳妇又另嫁了……想到这，他瘸腿一蹲往前赶：麦，一片片地倒下了，倒下了……

太阳已经偏过了，大队的广播喇叭又响起来，大花脸一板“乱弹”唱过之后，开始广播本队的稿子：“今年比去年更上一层楼，‘责任制’越搞越红火……”陕西腔，土语，高亢、洪亮。“‘冒尖户’王家、赵家、张家得奖不骄傲，干劲更加高，他们……”

张根发站在树荫下听着，望着自己的麦田，抑不住笑咧了嘴。

“老哥——，树底下歇缓，吃‘晌午’！来，都来！”

张家女人把那只筐箩又端了来。馍馍、青菜就地一摆，一盆面汤，勺子往里一放，说：

“哥哥们，快吃，饭不好，只管吃饱，喝的在盆里，自己盛。”

麦客们围成一堆，席地而坐，狼吞虎咽。

掌柜的走了。圈脸胡正要把馍馍往怀里揣，中年人用胳膊肘把他一捅，向那边努了努嘴。他手里的馍又放回筐箩里。

吴河东往老槐树那边一看，一个七十开外的老者躺着身，头枕在树根子上，像头累倒了牛。没了牙的嘴里咕嘟着啥吃什，一动弹抽起满脸的皱褶，麻胡子一撅一撅的。

“哦……没啥，装了装上些，没啥，没啥……”老者说着，脸上呈现出善良的微笑。

这下麦客们放心了，吴河东也将一个馍馍掰碎晒在了阳坡里。等它一干，好存起来。忽然，他想起了顺昌娃。娃这时吃“晌午”了没？娃，你在哪达哩？……

## 三

晌午，一顿“油泼面”，连吃四碗。末了见水香又端上了馍馍，顺昌不过意地忙说：

“唉，对了对了，还没做活计哩……”

“走了一早晨路，多吃些！”水香劝着。顺昌又拿起一个雪白的蒸馍，吃罢，嘴一抹便说：

“掌柜的，我割去。”

“唉，这时晒死哩，过一会儿吧！”

“那……不怕。”

说着，他镰刀一提走出院门，水香那深汪汪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背影……

早上在千阳咋就挑上了他？是见他可怜着，还是看出他老实、能干着？最初见他蹴在街口上，大眼睛寻着雇主，抑不住自己多打量了他一会儿；后来，商店门开了，她走进去随便转转，一抬头，又见到了他。他手里拿着双四十一码的胶鞋，抬起脚，在那磨掉了后跟的麻鞋底子上比试了半天，口里小声嘟囔着“五个元，五个元……”末了把鞋放在了柜台上。再后来，见他扒在拖拉机旁哀求那个人，不知咋，自己心上忽地涌上来一股子苦味，不由得喊出了声。对，是可怜他，可是，苦焦人多哩，为啥自己单就可怜他？忽地一下，水香脸涨得通红通红。她觉出，好像自己“相中”的不是个麦客，而是个别的啥，于是她狠狠地骂自己：“你坏，不要脸，媳妇家生邪念！”

“水香！”

水香一怔，见妈妈站在上房石台阶上说：

“你呆愣着咋，咋不去招呼人家？”

“噢，我，我寻镰把哩！”

镰把、草帽就在眼前，她摘下来匆匆走出门。

顺昌割麦不算慢吧，别人用手割，他连脚都用上。割下的麦不见倒，随着左手转着圈儿地往回卷，刚卷成一大捆，镰头儿并脚尖一抱，刷地撂在一边。可是，顺昌往坡下那块地一看，“咦？怪，掌柜的咋那么快！”

水香也觉得自己快，虽说这块地小些，可不一会儿就割完了，身子还觉不出乏，竟像有使不完的劲。她站起身，从腰里解下汗巾，擦了擦红扑扑的脸颊和那纤长的脖颈，目光不觉投向那边。

她轻快地越过田埂，望着他的背影，他背后那割得干净利落的地。茬儿短，穗儿齐，捆子一般大。望着、望着，像是身上更添了劲似的，几步上去，插在顺昌的垄旁割了起来。

“唉，唉……掌柜的，你咋在这达割？”

“看你割得慢！”

顺昌一怔，紧赶了几镰，忽停下又说：

“到时候，工……咋算？”

“我知道该咋算！”

水香的话，硬得像镰碰麦秆，嚓嚓地响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咋？你算二十亩，我算十亩还不行？”

“那、那咋能行！那、那就一家一半着算吧。”

草帽下面，那张红扑扑的小脸儿，偷偷地笑了，不觉，她更依近了他，依近了他……

暮色笼罩着南川，笼罩着那棵露出树根子来的老槐树。

几个麦客吃罢饭，坐在树下闲聊：聊，最能解乏。背锅老哑着冒烟，一口比一口有味：

“那天，打宝鸡走到凤祥，天麻麻个了，老腿险些走断，看好碰着一个在城里工作的，像是个做官的，‘哎——，上车来！’我心想，咋，没偷没抢，麦客子犯啥法抓哩？噢，才是叫着给他屋里割麦哩！‘孕卧车’把我一捎么，屁股后面冒着烟就到了乡里。嘿嘿，甭看我背锅子，那有福之人不在忙，他们买得起班车票、过来得早能咋，还不是寻不上个掌柜的干扯淡！嘿嘿嘿……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圈脸胡半卧在地石上笑着，一个饱嗝打上了嗓。“我看外面逛还美，这不，小卧车都坐得一个劲的！呵呵呵……唉，是哪达都比咱庄浪强，你看人家川里人吃的啥么穿的啥！”

“就说着！”背锅老又接过话茬：“你看这家掌柜的，新瓦房齐整整地盖了一院，怕把他孙子、重孙子的住处都有了！”

中年人咋那么小心，这次又是他用胳膊肘把说话的捅了捅，向树边努了努。

还是那位像累倒的牛一样的老者，不知他是掌柜家的啥，穿得比麦客好不了多少，吃饭也没人叫他，该到睡觉的时候了，他还在这达躺着；从不多说话，即使说，也不那么指手画脚、动眉挤眼，就像这棵老树，没有风，它那枝儿叶子从不动弹……

“那怕啥，看出，老人家是个不管事的。”背锅老还是将声音压低了些，“这家，四个娃一股是城里的干部……”

“噢，所以叫咱‘四个老汉’割麦哩？”

圈脸胡粗声大嗓的一声，一下子把麦客们都惹笑了。

“甭打岔哟！”背锅老敲了敲烟袋，“言归正传”了：“早起，我磨镰刀进庄子端水，见那屋里大车、推车、自行车，啥都有哩，你没见掌柜的戴的那表，怕是世上最